

● KANG ZHUO WEN JI



康濯文集

长篇小说

3

康濯文集

长篇小说

湖南文艺出版社 · 一九九八

〔湘〕新登字 002 号

康 濯 文 集

责任编辑:李恕基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:410006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*

1998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 × 1168 1/32 印张: 74.125

字数: 1,660,000

ISBN 7—5404—1838—9

I·1465(全五册) 定价: 94.0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千淘万漉虽辛苦
吹尽狂沙始到金

康濯墨迹

目 录

第三卷 长篇小说

黑石坡煤窑演义	(1)
水滴石穿	(195)

黑石坡煤窑演义

一 大 三

从阳泉市往北，走不多远，有个黑石坡村。这村座落在一道山梁的南坡上，从坡顶到坡根，一层一层地满是人家。村里有不少瓦房和石窑洞，也有很多刷上了雪白大灰的粉墙。半坡里还有座整齐完好的老君庙，庙里壁画崭新，老君爷神像新穿新戴。从庙门口往下望，坡根干河沟上一座戏楼正对庙门，戏楼上雕花栏杆和红漆立柱，也都像是刚油漆过的：看来这村还满漂亮。可是，村里男人们却尽都是黑手黑脖子黑脸，有些人脸上黑得什么也分不清，只见两个眼珠闪动。原来这村土地很少，坡前坡后尽是黑土黑石头，刨地三尺就有炭；人们靠煤窑里打滚养活，村里男人们，十有九都是窑黑。

且说村里窑黑里头，有个不平常的人物。这人快五十岁，却

长得身高个大，眼圆嘴宽，团团大脸，红光满面；虽说脑袋顶上头发快脱光，可他那一大片秃头皮，却像搽了什么油，长年明光闪亮，越看越觉着他身强体壮，很像是个一辈子吃猪肉烙饼、喝细茶、穿凉袜长大的人物。这人名叫张三小，就因为他长相不平常，从小又是窑底下有名的干家，人们觉着叫他什么“小”的不大合适，就把他的名字去了个“小”字，叫他张三；又因为他个大脸大巴掌大，在村里张氏门中辈分也大，所以人们又连他的姓也去掉了，管他叫“大三”。大三这名字，在黑石坡方圆左近，可说是很有些名气。

大三这人是独根长大的。他妈死的很早，后来他父亲又在窑坑里给炭砸死了，家里又没兄弟姐妹，只两间破房，吃喝二字没半点根底，他从小就跟他大爷过活。他大爷也是要什没什，待他这个侄儿，赖倒也不赖，可也没什么好处；他就从六、七岁上在村里煤窑左近拾碎炭，十一、二岁下窑底担煤，十六、七上，就是窑黑里头一个好刨头了。后来大爷也死了，他却碰了个过去和他父亲在窑底下拜过把兄弟的老汉，就跟那老汉出去跑跳。

出了门，海阔天空，天下煤窑又多，大三很快就冲出了一身胆量，一个人闯关走口，跑大同，去宣化，在有名的太原府西山煤矿领过岔，也在有名的奇河运泰煤矿当过把式，一辈子窑底下作人，煤里头吃饭，凭力气，凭手脚，眼睛看，耳朵听，居然练出他一身本领：能认出哪座山有炭没炭，炭好炭赖；能估出哪座窑底炭的上下脉有多高，哪一层哪一级的炭有多厚多薄；下窑底，行道九曲十八弯，他也能辨别方向，估量离窑口有多么远近；窑里头哪有水哪有火，碰了水火怎么治，他也能凑合看出个苗头，对付个办法。就仗着这份能耐，大三到处吃得上饭，山南不要有山

北，天不怕地不怕。

可是，大三这股脾气，便宜了他，却也害了他。

他不会拐弯，只知道凭本领吃饭。要是碰见个东家掌柜的抓住了他的脾气，顺他的劲，对他的眼，他必死心塌地卖命干活，不问工资多少，当了傻子也不吭气。要是东家掌柜的不顺他的劲，不对他的眼，待伙计刻薄，对营生挑剔，又没本领令他心服，那他就不会托门子送礼讲人情，说好的，憋两天闷气，算账辞工不干；说赖的，他敢自己个出头反对东家，伙计们若跟他干，他豁出脑袋也心甘情愿，若是伙计们怕事，不跟他干，他也宁愿个人背兴，对伙计不记冤仇。就是这么一股劲，碰对了他也能干两天顺手营生，遇两个知心伙计；可是，碰不对，他却也会被人利用，挡头阵吃苦头，东家撵走了他，回头却拿点甜头给别人吃，人家吃着甜头骂他傻，他还不知道。

对待同行把式和伙计，大三也是这样。碰见本领比他高的，他从不问人家职位高低，也不管人家搭理不搭理，就跑上去，拍着人家肩膀说：“伙计！有你的！多关照多指教！”人家实心待他，他一定拜人为师跟人学；人家若待他虚情假意，嘴甜心辣，或是干脆不搭理他，他却也肯服服贴贴，吃了亏往肚里咽。可是，要碰见不如他的把式，或是偷懒卖乖的伙计，他又不管你什么门道什么心眼，反正你营生不对劲，他就变脸张嘴骂人，谁不服，就扭谁去见掌柜，一句话：“掌柜的！咱俩搭不成伙计！”掌柜的若不肯把那人调走，他宁愿自己卷铺盖，决不肯马马虎虎干下去。

大三就是这样直出直入，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，吵闹过多少别扭，这里干三天，那里混两月，从没个固定地势。可也正因为这个脾气，他也交结下不少患难朋友，朋友间彼此帮助，窑坑

里关心，把式上照顾，谁个遭灾遇难，个人只要手头有钱家中有米，一定接济，自己没法，也要寻人托门子想方设法；歇工的时候，他们朋友一道，大伙花钱买酒，交个把女人，捣拉一阵闲话；钱花完了，窑底下闷几天再说。就这么利利索索痛痛快快，大三这人一身本领，到头来只落得两手空空，一天不干就没饭吃；年岁快五十，却连个老婆也没娶，还是一条光棍。

二 回 村

大三是十八岁上出门，飘流在外，差不多整二十年没回过黑石坡村。

有一年，他在太原府西山矿上，领着一些人，从窑坑的煤墙上，刨开一道新岔，他当领岔的；因为伙计们都对他的脾味，他干得很上劲。这时矿上来了个工程师，那人看中了他的把式，就提升他当总管一个窑坑的把式。那人有时也听信他几句话，他也觉着那人果真有点本事，因此干得更上劲，一干干了二年，这是他在一个地方连着干那么些日子的头一回。不想有一天，猛不防地那工程师却要走了！走时，工程师摇着脑袋对他说：“这工矿没法干！”他不大懂这句话的意思，只是好像有些不愿让人家走，可也没办法，此后他的干劲就冷多了。谁知接着来的是个日本人，这人有没有本领倒不说，光是待伙计们就凶虎虎地，还把大三降成个领岔的：换了个把式也跟日本人一毡样凶，那家伙还天天跟人吹说他跟阎督军有什么瓜葛亲戚，因为大三没给他这个新上任的送礼，他就成天跟大三碰，后来又把大三降成了个刨头，大三憋

不住，闹了两回，不久人家就把他开除了。这一回，大三可没有铺盖一卷就走：他说不出是股什么劲，总舍不得他当过二年把式的那个窑坑，他们伙计们和过去那个工程师一道，把那坑打整得多好，出炭正多哩！可是，没办法，他只得找了个朋友，介绍到左近乡下一个土财主的小窑里去当把式，心想离府西山不远，往后能听听他那窑坑是怎么个情由，也是好的。谁知他这些年尽干的是机器大窑营生，对土窑不免有点生手生脚，再加他心情不好，不提防在窑底刨出一小股活水来。这本不算回事，他能很快想法把水口堵死，把流下的水打尽的；不想那个土财主心眼窄，又是头一回滚窑，怕的不行，一会来问问是不是明个堵得住口，一会又来催催今黑家半夜里能堵死不能，还口口声声嚷闹，惹出了大三的火性，他使劲忍住一口气，把营生打整好，就一声不响，账也没算，一个光人离了窑。

他又去到府西山。在那里，却听说他的老伙计们被开除的、走散的更多了，他也不好找营生，低头想想，心眼不觉一阵阵发冷，只得到寿阳找一个朋友去。寿阳朋友没找着，却碰见他一个远房哥哥正要回本村滚窑，硬拉他回去，他想想在外多年，落得个甚也不是，不免有些伤心；可一时也没现成路，他哥又死缠住他不放，他这才勉强回了黑石坡。

却说他这个哥哥名叫张喜禄。这人早些年也不过有十来亩地，自己养种着，捎带还在村里摆了个小摊，卖点杂货。但他这人还算能干，特别是学得一手好算盘，平日一边看账一边拨算盘子，眼不望算盘，可以打个清清楚楚；有时没算盘，他就一边看账，一边用手指头在桌上或腿上虚拨着算盘珠，也能算个明明白白。说起他的为人，虽说跟官家财主们没缘份，靠不上，也从没妄想要

靠上去过，但同买卖场中的人物却能拉拢亲近，并且他也一个劲想法拉拢亲近人家；此外，跟那些养种地的、下窑的、跑跑跳跳卖力气混饭吃的受苦人，他也平平地和热热火火，碰对了还肯关照人家，因此平常人都说他人性好，乐意接近他，给他帮忙出力。就这样，他很快便攒了点钱，于是把地撙给家里儿子们养种，自己去阳泉开了个小铺。这些年来，他又学着跟人搭伙干两下“闪商”，猛不防抓住什么行市作一回生意，捞两个子；于是他慢慢又置了十来亩地，家里也雇了半块长工，并且还在寿阳城一个朋友的小铺里入了点股子。最近不知他又怎么挣了两个钱，自己一阵高兴，加上别人的说合，再说黑石坡的受苦人也正缺窑动弹，他就居然也学着本地一般财主的模样，决定回村开煤窑了。于是他找人看了地脉，就本村坡根买了个矿区，打算找他一个远房孙儿张玉宝当把式。正在筹划的时候，他来寿阳小铺把他那点股子取回去用；不想碰见了大三，他明知大三比玉宝强十倍，就硬拉他回来了。

大三离村这么些年，村里倒没什么变，他自己却大变了：他穿的细布袄裤，戴的旧呢礼帽，嘴里镶了颗金牙，手脸也是成天洗得干干净净地，见了人只略一点头，笑也不笑，就算打了招呼；说话不多，人们一圪堆胡说说瞎嚷，他只在旁边听，谁要问他个什么，他也不像当年那样自称“我大三”“我三小”的，却换成谁也记不得的官名道：“我张远禄”怎么怎么，干巴巴三两句，不拐弯抹角乱噜嗦。他那两间破房，是他大爷的二小打整着住了多年，这会给他腾出了一间，他也拾掇得干干净净：有摆设，有铺盖，小桌上还搁了几张他和朋友们的像片，村里谁家娶媳妇也没他这房漂亮。他吃饭也是稠的浆的多，短不了要吃个白面的，村里差不

多每家每天都要吃的玉茭面稀糝和小米米汤，他却不大吃。人们觉着他跟大伙不一样，就短不了上他家去看个稀罕，问个长短，背后议论他估量他，猜想他连个媳妇也没娶，不像是发了财，可又不像穷人，到底是哪一路人物呢？人们左比方右描画，后来有个名叫拴成的青年，还有点见识，心眼本又灵巧，他有一回想起对人们说：“大三像个火车上查票的！”人们觉着这还差不多，就又问道：“你看他那房像哪一号人住的？”他想了一想说：“这可难比方，像车站上站长的房，可又没那强。”这时有个爱跟男人们闲捣拉的寡妇，妈家是柳沟的，从小卖给这村大财主张聚宝家当丫头使女，后来财主把她嫁出来，人们还尽跟着过去财主家的称呼，叫她柳沟家；她眼珠子一溜转就插嘴道：“这说的都不像，人家车站上站长什么的谁没媳妇？他可有？”一个坐在她旁边，外号叫小洋鬼的家伙，眼皮连着扑展了两下，翘着嘴对她说：“你不是也正缺一个？我看寻个人说说，你当个大三站长太太的准行！”人们都笑了，柳沟家忙一边骂着，一边伸出旱烟袋就往小洋鬼脑袋上敲去，小洋鬼脖子一缩舌头一伸，就地一滚往开跑，不想这时大三正走了来，人们才忍住笑；小洋鬼又倚老卖老，噜噜嗦嗦把他们捣拉的原样告给了大三，想讨大三个欢喜，大三却摇着脑袋说：“比那些干毬！那些人咱可不敢高攀！咱算个什么？反正是个窑黑！”人们又笑了一阵，才各自走开去。

三 弟 兄

大三回到村里，没怎么歇着，也没串门子寻人捣拉，就紧着

看矿区，盘算计划，估量用多少人多少工多少垫本，置备什么家具。东家喜禄当时也正在劲头上，手面也大些，花钱上头也不很扣缩，并且他还口口声声说着：一切都靠给大三行事。大三干得还顺手，半月多功夫，开窑的事准备停当，就和喜禄商议动工。

喜禄却想多少闹点排场，村里社首们也都叫他闹一闹，于是他请阴阳先生看了动工的日子，又决定要唱唱戏敬敬管窑的菩萨老君爷，并要大三张罗这一切。大三对这些却不摸门道，也不感兴趣，就推脱不干，喜禄便也顺着大三的劲，忙叫大三好好休息休息，并把张罗的事情交给了玉宝。这么下来，大三才摸着歇了两天。

但大三这人从来就歇不住的，这些天村里除开小洋鬼和柳沟家短不了去他家坐坐，别也没什么亲戚朋友，大三不免有些发闷；每天没事，就只好找他老二两口子说说话，顺便问讯问讯这些年村里的各种事体，这么打发日子，等着开工。

却说他老二名叫天禄，是他大爷的二小，大三从小跟着大爷过，就是和天禄一块长大一块下窑的。天禄也长得高身大架，一身却跟炭一般黑，洗也洗不干净，脸上黑得什么也分不清，只见一对眼珠闪动，还有满脑袋的白头发。他这人轻易不说话，一个人养活一家老婆孩子五口，也成天不在家；冬春是本村下窑，夏秋上柳沟大窑动弹，家里租种大财主张聚宝几亩地，老婆孩子养种不过，他农忙时节半后晌从窑底下工回来，还要上地去，直干到天黑，回来睡上一觉，第二天大早，就又下窑去。大三回村以后，他有时也找大三歇歇，但他不说话，只是一个人圪蹴到墙角落抽烟，大三问什么，他就说句把，不问，他呆半天，又不声不响地走了。他跟大三同住一院，院里四间房，他哥哥老大早死了，

正好他跟大三一人两间，但他的却塌了一间，所以他早就把大三的两间也住下了；现在让了一间给大三，他五口人加上厨房什么的，实在挤不下，大三也看不过意，想出去另找住处，把房还腾给他，他却怎么也不让，连说：“那么着，我作哥哥的可怎么也安不下心，睡不着觉。”大三又要他拾掇那间塌了的房，他说行，却总没动手；大三知道他是手头没钱，也盘算过自己出钱找人修整，但老二知道了，有天黑夜，他就去大三屋里圪蹴了半宿，来回说着这几句话道：“可不能啊老三！你这房我住了多年，没掏一个房租，这如今我还占着一间，我可是成天安不下心哩！你再要给我拾掇房，你说我这心可往哪里搁？老三，不能啊！”大三跟天禄，真好比是一团火跟一堆棉花，完完全全两个样，依着大三的脾性，会干脆不搭理人家的；但天禄是大三仅有的一个亲人，而且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大三并不讨厌天禄，倒觉得他是个少见的好人，跟他外边一个叫老白的朋友一样。那老白也是不说一句话，整天在窑底死命干，把式也不赖，却短不了受工头狗腿们欺负，受了欺负他也不说话，只是领了工钱就寄回家去，自己不吃不喝不穿，连旱烟也不抽，还短不了打劝大三，叫他少说话少动气，叫他花钱省俭。现在，大三有时也觉得天禄可怜，像老白一样；但有时又觉着自己好像有些怕天禄，跟他过去有些怕老白一般，他也说不出为啥怕人家，只是人家说的话，他总结记在心中，不会忘记。

不过，这些天来，大三向天禄问讯村里各种事体，天禄却什么也说不出，他只对大三道：“咱自己一家子还顾不住的，哪能管那些个闲事啊！”他又打劝大三：“你管那些个闲事干什么！你好不容易熬回了家，也该往仔细里盘算过个光景哩！”接着，他就要大三日子过得细致些，穿衣吃饭安排得到实些；大三连自己父母

生辰忌日也记不得了，他又把这些告给大三，叫大三结记着日子，去烧个纸叩个头……大三听了这些，真不知怎么张嘴答话；他只觉得他老二真是个好人，可又从他老二身上，觉出了这村里没什么意思；他就想着赶早把窑开成，到来年春天，他还是出去的好。

过了几天，村里唱戏了。大三听了天禄的话，上老君庙叩了两个头，走出庙门，只见戏楼根又挤又闹，心想这还能看上戏么？就扭头往家走。走进自己院里，他二嫂问他：“三兄弟！你也不看戏？”他道：“不想看。你不去么？”二嫂说：“戏可是早就想去看嘛！可就这：你看，节气早过了霜降，你老二还没穿上袄！就这么件破布烂套子衣裳，这也叫袄呀！穿了十来年，不补补可怎么往身上披啊！唉！孩子们又整天价缠住你！”大三问道：“老二看戏去了？”二嫂道：“看戏！他倒早就说来看，说是这回可准得看看的；可这会他还没回哩？”他们正说着，天禄回了。一会，小洋鬼跟柳沟家也来了。柳沟家一进门就嚷道：“大三叔！你在家呆着守着谁啊？怎么也不去看个红火？”小洋鬼道：“我在戏楼底哪里也寻不见你，后来人们说见你在家。走吧，大三叔！好戏！《蝴蝶杯》！这可是不能不看。”大三对天禄道：“老二，你去不？”柳沟家说：“走吧大三叔！天禄叔他还舍得看戏的？”大三还是对天禄说：“走吧老二，咱们相跟上去！”小洋鬼也跑上去拉住天禄道：“去吧！你就陪你三兄弟去去！”天禄说：“我还要担水哩！”天禄他女人说：“去吧！水还有。”这四个人才一道看戏去了。

四 看 戏

却说这四个人走到戏楼底，天禄是正经看戏去了，柳沟家也一边看戏一边跟男人们打闹耍笑去了，小洋鬼却连戏楼上正唱的山西梆子名戏《蝴蝶杯》也忘了看，就把大三拉到坡根底一个碾盘上坐着，指手划脚地捣拉起来。再说大三，他原本就不喜爱看戏，也不喜爱红火热闹的，这回一来是为了陪他老二，二来是因为自从他回村以后，小洋鬼跟他捣拉的工夫最多，他慢慢觉着小洋鬼这人还不赖，就算交结了这么个朋友，乐意跟这朋友一道说说话；因此，他干脆就没想看戏，只顾跟着小洋鬼的指划瞎咯嚷去了。

小洋鬼也没有说什么正经的，他只是指着那堆看戏的人，告给大三谁叫什么，这个那个都是谁谁；大三本来就不很认识村里的人们，所以听着也有些意思，有时他还插上两句，指着几个人问问。不过，大三问的都是男人，小洋鬼却偏好指着女人们告给大三。戏楼底东南角上，搁着一张专为看戏坐的高脚凳，那上面坐着一排妇女，打扮得红的花的满漂亮，小洋鬼就指着那悄悄告给大三，说那是大财主张聚宝家里的，说谁是聚宝的什么人，谁的妈家是哪村的，谁有什么外号……大三没注意那些，却指着另外的人问，但小洋鬼也没注意大三的话，还是一个劲说那些妇女。忽然，大三发现那高脚戏凳旁边的一条矮凳上，立着一个青年妇女，手里抱个白细磁茶壶，头上包一块白毛巾，白茶壶和白毛巾衬得她那脸红鲜鲜地，眉黑漆漆地，两眼望着台上的戏，真像是

两道光射住了唱戏的人；她穿的也不红也不花，脚缠得也不小也不大，看来许没有高脚戏凳上的年青女人漂亮，但大三却像在哪里见过她，又像跟她很熟快，并觉得她比所有看戏的女人还要漂亮喜人。大三两眼直望了她半天，才悄悄问小洋鬼道：“那女人是谁？”小洋鬼扑展了两下眼皮，答道：“她么？你问别人还许不认识哩！她是聚宝刚不大工夫买下的丫头使女，家在白泉，人们叫她白泉家，才十八岁。”接着，小洋鬼又告大三：白泉家抱的茶壶是侍候聚宝太太的，白泉家家里尽有些什么人，聚宝花了多少钱买的……但大三又没注意听这些话，只是两只大眼鼓得圆溜溜地，直愣愣望着白泉家，小洋鬼叫他他也不怎么答应，推他他也不怎么搭理，真像心思也乱了。小洋鬼不免稀罕起来，他见柳沟家这时正在前边不远跟人笑骂什么，他就撇开了大三，把柳沟家拉过一边，悄悄地指着大三，不知议论什么去了。

小洋鬼和柳沟家议论了一阵，就又翻回来找大三，想问讯他个事，但大三却不见了。小洋鬼到处问人到处找，也找不见。后来他又跑到戏楼后面找，却见不远的干河沟里有几个人在说话，好像还在说大三什么的，他就吆喝着“大三叔！”跑过去了。

那堆人里却也没有大三，只见玉宝在那里拍着巴掌说：“唱戏敬神原本为的开窑，当把式的倒不出来张罗，可说不过；再说，凭他吃的穿的，他又不是没钱！可连个香烛供献也不拿的，光干叩了两个头。”小洋鬼一听，知道这说的是大三，就忙打劝道：“你这说什么哩玉宝！放着戏不看的，在这……”玉宝抢着道：“谁放着戏不看？哼！他大三倒舒舒服服看戏呀！我给张罗唱戏敬神，连窑场上盘个炉子也是我的事！他当把式的就不会指派别人！哼！谁叫我没长着个看戏的命！”小洋鬼很怕人家闹事，忙向玉宝使着眼